

金沙文明 三星堆文明 古羌族 DNA 人类进化史

# 血祭

王晋康  
杨国庆 著

人类进化史的底色是鲜红的  
探寻人类的过去  
更需要想象力



# 血祭

王晋康 杨国庆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祭 / 王晋康, 杨国庆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2. 10  
ISBN 978-7-5411-3593-4

I. ①血… II. ①王…②杨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0153 号

---

XUE JI

血祭

作者 王晋康 杨国庆  
责任编辑 王其进  
特约编辑 何大江  
责任印制 唐茵  
封面设计 李笑冰  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---

出版发行

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---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85 028-86259287  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---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210mm×148mm 1/32  
印 张 9.625  
字 数 180千  
版 次 2012年11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593-4  
定 价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# 目录CONTENTS

---

代 序 .....	001
第一章 血色 .....	003
第二章 血警 .....	070
第三章 血祭 .....	172
第四章 血脉 .....	242
后 记 .....	290
附 录 .....	291

代序

## 忘记和记忆

羊路

俯视又仰望，在时间的分水岭上，  
我是祖先最后的牧人，  
放牧头顶上空的云。  
脚下大地尽情无边，像心愿，  
盛开祖先歌声飞扬的牧鞭。

那些牛羊一样自在悠闲的云，  
带走我灵魂的目光，向着远方，  
将我生命的身体留存在这个人世间。

早已忘记牧场的羊群从羚羊走来，  
早已忘记婉转的流水从雪山走来，  
早已忘记哪一座雪山是神山昆仑，  
早已忘记谁的心中点亮白石的信仰，  
岷江乳汁的渊源，山羊吃掉的经文。  
早已忘记大地上的太阳是同一个太阳，  
早已忘记夜夜星月看护的梦乡。



我左手的前世传递着祖先的心田，  
我右手的后世发育着儿孙的想念，  
而我的心，正在身体里面，  
今生今世丰茂在诗句里面。

水晶天空和汪洋大地看得见，  
潜伏四季的风声听得见，  
遥远广袤的一片片曾经的家园，  
谁又能分得开千万年的回想与血缘？

## 第一章 血色

### 老 王

2011年，秋风萧瑟的日子，我去成都参加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主办的星云奖颁奖活动。今年我得了星云奖中分量最重的“最佳作家奖”（与大刘并列）。这个奖对于我20年的创作生涯、64年的人生生涯来说，差不多算是盖棺定论了。颁奖典礼结束，科幻迷们蜂拥上来求各位作家签名，其中大刘的粉丝最多。我的座位与大刘挨着，为了给他的粉丝们腾出位置，我起身离去，站在墙边等着，难免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我所享受过的同样狂热。

也许是看出我的落寞，一位年轻的科幻迷走过来，真诚地安慰道：“王老师，开拓者常常不是最辉煌的。”

我为这位90后的体贴感动，笑着说：“谢谢，但你不必安慰我。我这把年纪，已经把身外之物看淡了。”稍停我又补充，“而且我也算不上开拓者，郑文光、童恩正、叶永烈和刘



兴诗等老一辈才是。”

晚上入住博尔特酒店，住的是单间。半夜被轻轻的敲门声惊醒，我没有取下保险链，拉开一条门缝。外边是一个衣着暴露的年轻姑娘，很漂亮，左臂上挎着风衣，问我需不需要特别服务。我客气地谢绝了，睡意已经被赶跑，便回到床上睁着眼睛想心事。

此前我对那位年轻科幻迷说的是真心话。我这把年纪，对身外之物确实看淡了。现在萦绕在我心头的是另外的心事——对遗忘的恐惧。

来成都之前我刚刚接到医院的体检单。

我父亲高寿而逝，但在去世前十年患了脑萎缩，深受其苦。我在病榻前伺候了十年，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失去记忆，失去智力，蜕变成一个裹着衰朽躯壳的懵懂孩童。他还能认得老伴和儿子，但忘了所有孙辈的名字——他曾那么宠爱过的孙辈。有时我能看出他在苦苦回忆，想不起来，便陷入苦恼和自责之中，那种含着苦味的目光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他神志糊涂后，能在青天白日下见到死去的亲人。那天他责怪我，为啥不留姥爷吃过饭再走。我说姥爷已经去世40年啦。父亲恼火地说：“胡说八道，我刚和他唠了半天嗑，俺俩还说起前天赶庙会的事哩。”他说得如此真切，那会儿我不由浮出个想法：也许父亲看到的是另一种真实？

脑萎缩是不治之症。美国前总统里根晚年便是罹患此症，他的国务卿舒尔茨来探望他，客人走后他问夫人南希“那人



是谁”。后来南希告诉了舒尔茨，两人在电话上相对嘘唏。

脑萎缩有遗传因素，以致很长时间我不敢去做脑 CT，害怕自己走上父亲的老路。这次是单位退休办组织的全员体检，我不便缺席就参加了。

体检单上赫然写着：轻度脑萎缩。

亲眼目睹了老父的慢性死亡，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归宿。

其实我对此早有预料，因为我的记忆力急剧衰退已经颇有年头。可叹的是，记忆力急剧衰退的同时，思维仍保持着以往的清晰明快，二者拼出一种怪异的组合。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蜕变成世人中的异类。一般人的眼中是细节丰富的世界，而我因为记忆力太差，大多数的细节都模糊了，世界在我眼中只留下一个稀疏的骨架——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能看到被繁复细节所掩盖的清晰经脉。

上天曾经对我很宠爱，给了我一个智慧的大脑，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，我的业绩都是出类拔萃的。在工厂里当工程师，我与其他大多数技术人员不同，不光长于在纸面上搞设计，同样善于处理生产一线的疑难杂症，这一点在全厂名声显赫。有一次钻机的气控换挡系统出了故障，车间一位叫党茂正的技师一向是排障的好手，这次实在找不到毛病，便来请我出山。我分析了乱挡的原因，说：“估计是个小毛病，梭阀的问题，你去检查一下。”那个梭阀位于车架下，发动机的侧部，空间逼仄，非常难于维修。党技师亲自钻到车下，忙活一小时，把梭阀拆下，解体检查，没有发现毛病。但把梭



阀装复之后，乱挡的故障依旧。我再次分析了图纸，抱歉地说：“老党啊，恐怕你还得再到车下钻一次。只可能是那个梭阀的问题，不会错的。”

党技师一向信服我，没有多说，又钻到车下。半个小时后他在车下喊：“毛病找到了！阀里有很小一丝密封胶带，把阀芯卡住了。车下太暗，我刚才没看见。”梭阀再次装复后，故障顺利排除。党技师兴奋地拍拍我的肩膀：“王工，你真神了！”

不久后他和我有过一次长谈，他说：“世上的事都是相通的。可惜啊，你这辈子落在一个普通工厂。凭你的脑袋瓜，如果研究火箭原子弹同样会是一流专家，去搞破案也是一流侦探。”他的赞扬让我感动。我一生素以智力自负，没想到这位蓝领工人是我的知己。我笑着说：“火箭导弹什么的这辈子不想了，我倒真盼着能撞上什么破案的机会，让我去试巴试巴——怕是这样的机会也撞不上啊。最多写一篇推理小说，过过干瘾。”

但现在，我最珍视的这件珍宝快要失去了。脑萎缩发展下去不可能只影响记忆力，也会影响到分析能力。也就是说，我的人生大幕已经拉上，舞台上的壮丽已经过去，以后只剩下后台的琐碎平庸了。从本质上说，“人”只是信息的集合，记忆的集合。如果失去了一生的记忆，肉体即便存在，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。

而且，这是无法逆转的，丝毫无法可想，我只能劝自己

看开一点儿，等着那天的到来。

我在苍凉的心态中入睡。

第二天，《科幻世界》姚副总编在“澳门豆捞”宴请几位作者，而我和他是20年的老朋友了。宴席就要开始时，我接到北京名扬影视公司一位女秘书的电话。此前该公司导演于洋同我联系过多次，想购买我一篇小说《七重外壳》的电影版权。女秘书说，现在公司张总正好在成都参加四川电视节，入住世纪城假日酒店，中午想请我吃个便饭，见上一面。我说这会儿正在宴席上，你那边的宴请就免了，饭后我会立即赶往假日酒店。想了想我又问：“正好科幻界几位重量级作家都在这儿，是否带他们一块儿来？”我报了大刘和何公子的名字。

那位秘书小姐似乎略略犹豫后答应了。

饭后，姚副总编派车把我们三位送到世纪城假日酒店，张总在一楼咖啡厅等我们。假日酒店是五星级的，咖啡厅宽敞漂亮，真皮沙发把厅内隔成一个个小的区隔，戴着白围裙的服务员穿梭在各个隔间中，身材窈窕，步态轻盈。张总起身迎接我们，刚才打电话的女秘书为我们点了咖啡。坐定之后，我为他介绍了大刘和何公子。从张总眼神里飘过的一丝茫然中，我忽然悟到——张总完全没有听说过这几个人的名字，包括声名最显赫的大刘。他对科幻界是完全陌生的，此次见面之前也没有做最起码的案头工作。显然，此次见面是



热心的于洋导演一力促成的，但张总答应见面仅仅是照顾于洋的面子，他本人并未打算进入科幻影视领域。而我还满怀希望，一下子拉来几位科幻“天王”，想让科幻影视有个大的突破呢。

当然，既然来了，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。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科幻影视的情况，说中国科幻影视已经到了大突破的前夜，各种条件包括文学上的积淀都已经具备，就看哪位影视界的先知先觉者抢先射门了。轮到大刘说话时，我已经不把心思放在谈话上，便随意观察着咖啡厅内的各色人等。各个沙发区隔中都坐得有人，大都是衣着精致的商界人物，以男性居多。我以旁观者的眼光看出，每个区隔内的人员大多是两拨人马，是来谈生意的双方，因为他们的热情中透着生疏。邻近一个区隔内只有一个老人，中等身材，体态稍胖，皮肤白皙，白须及胸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一支金属质地的手杖倚在旁边，显然是在等人——正好，他等的客人到了。同样是一位白须老者，中等身材，同样拄着一支金属质地的手杖。后来者比较瘦，肤色黑黄。胖老人起身迎接，瘦老人先把手杖倚到沙发边，两人长时间拥抱，然后坐定，唤来服务小姐点了咖啡，开始倾身交谈。

胖老人的穿戴像是港台人士或外籍华裔；瘦老人显然是大陆的，衣着普通，似乎是工薪阶层。依我粗粗的印象，觉得这二人不大像是生意上的伙伴。也许他们是多年不见的发小，来这儿重拾儿时的友谊？我摇摇头，丢掉了这些随意的

想法，回头加入到同张总的谈话中去。

但片刻之后，某种力量又把我的目光拉回到那儿。因为刚才我的视野中扫视到了某种东西，潜意识中感觉到某种异常。是什么呢？两位老人仍在倾身交谈，看来不是太亲密，但也没有其他沙发区隔中那种客气的生疏。那么，是什么引起了我潜意识的注意？也许是因为两位耄耋老人都无人陪伴？不，这不算异常，因为看来两人的步伐还相当硬朗，并不需要家人随身照顾。那么是手杖？两人都带着一支手杖，现在并排靠在沙发端部。手杖都是金属质地，稍粗，上端有弯把，而且都不是可伸缩式的。这也不算异常，老人更注重手杖的结实稳当，不注重其便携性。那么，又是什么呢？

此后，在同张总的交谈中，我不时把目光溜过去观察。我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用意，只是一种智力体操，是作家对观察力的下意识锻炼。我忽然想到异常出在何处：是手杖的高度。两根手杖都比较高，超过一米，还有一个半圆形弯把。人们拄手杖时一般是手臂稍弯，这样便于用力，那么，依二人的身高，手杖应该再短十厘米比较合适。刚才瘦老人拄着手杖进来时，右臂弯曲较大，动作稍显不自然，我的潜意识中记录了这一点。

如果只是一支手杖偏长，也许只是意外，但现在两支手杖并排靠在一块儿，高度完全相同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两人身高相仿，那么对胖老人来说手杖也应该偏长吧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正好两支偏长偏粗、不可伸缩的金属手杖会碰到



一起？当然也许完全是偶然，但——也许手杖中装着某种需要掩护的条状东西，很可能是金属的，这样在过海关的X光检查时，手杖的金属外壳就是一个很好的掩护。

我自嘲地想，你真的是想入非非、走火入魔了。不过其实这个想法很好验证——如果这个局面出自于刻意的安排，那么肯定是为了在不露行迹的情况下把某种东西（赃物）倒手。这么着，我只需盯紧他们，看他们走前是否会交换手杖，就一切都了然了。至于哪支手杖是哪个老人的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糟糕的记忆力，但一个人坐到沙发上时，肯定是顺手把手杖倚在自己这一边，不可能放到另一人的沙发上，所以各自的归属也好分别。好的，既然这是一个不必费力就能验证的假设，那我不妨拭目以待。

我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嘲笑自己的神经质。据说旧时的刽子手哪怕碰到老友，也会下意识地观察对方脖子骨节上的刀缝。当作家的人是另一种刽子手，他们要解剖社会，解剖人性，所以也时刻在观察“刀缝”。作家如果过度投入是会走火入魔的。

但无论如何自嘲，此后在这边的谈话中，我始终拿目光罩着邻座。既然这是个“很容易验证”的猜测，我不妨把它完成。两个老人起身了，没有拥别，但双手相执，依依不舍地说着什么。谈话中他们的位置略有移动，由平行于沙发变为垂直于沙发，这样子，哪支手杖属于谁就不如之前明显。我知道关键时刻到了，便聚拢精神，一眼不眨地盯着他们。

他们告别了，各自拿起自己的手杖——我浑身一震，因为两人确实不动声色地交换了手杖！我在脑海中紧张地回忆着刚才两人的位置，虽然我的记忆力很糟糕，但几分钟前的东西还是忘不掉的。我可以肯定，两人确实交换了手杖，而且这样做肯定不会是出于无心的错误，因为按常理推断，一个人用惯的手杖，如果拿错了，上手一攥就会知道的。

那边两人平静地告别，瘦老人拄着手杖（对方的手杖！）出门走了，胖老人返回，拄着手杖进了电梯。我那时真想立即跟上去，看看胖老人住的房间号，再探知他登记的名字。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幻想。依我的平民身份，肯定不可能把侦查工作继续下去。就是去警方报案，警方也会以为我是个多疑症患者。其实连我自己心中也不大相信——这么巧地让我撞上一桩案子？但无论如何，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——两位老人确实交换了手杖，那两根同样偏长偏粗的、金属质地的手杖。我在工厂排除故障时，最大长处是思维明晰，凡事善于抓住关键。那么今天这点情况就是关键——只要两人互换手杖这点事实确凿无疑，那这两位老人就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猫腻。

我摒弃了一切无关的细节，把有关手杖的前后过程在脑海中重放一遍，结论仍然是：两人确实交换了，绝对没错。

我不由暗暗惋惜。我的敏锐观察力让我在大千世界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案件，至少是案件的苗头吧，但鉴于我的平民身份，我只能听任两个“疑犯”与我擦肩而过，在人生中永



不相逢。我们这边的谈话也完了，张总起身送客，与我握手时态度比较冷淡——他一定注意到了刚才谈话时我的频频走神。这不能怪他，今天我的表现确实不够礼貌。我们走出酒店，用手机通知了杂志社的司机，然后在广场上等候。周围人流如潮，百头攒动，三教九流，五方十界，人人皆为利来，个个都为利往。我先给于洋导演发了个短信：“谢谢你的牵线搭桥，但看来张总暂时没打算进军科幻影视。以后保持联系。”于洋很快回了信：“好事多磨。”

我对大刘笑着说：“与张总一见面，我就知道今天是白来一趟，这位张总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大刘的名声！”

大刘则笑着自我贬损：“我这人最大的优点是，一向知道自己是哪根葱。别看在科幻界有点小名气，出了这个圈连屁都不是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的最大缺点是过度谦虚。”何公子问我：“刚才我看你有点儿走神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我一直在观察邻座的两位老人，你们注意到他们没有？”大刘和何公子都说看见了，但他俩是侧身对着那边，所以看得不清楚。我问：“那你们注意到他俩的手杖没？”大刘说：“看见了，两人都拄着手杖，是金属的，但没太在意。怎么啦？”我笑着说：“也不怎么，但请你们记住，我对你们说过这件事，算是立此存照吧。”

杂志社的车来了，我们上车，也把这一页就此掀过。我刚才对大刘和何公子说“立此存照”是有想法的。一般来说，



今天见到的一切就如滴入大海的一滴水，从此我不会看到它的任何踪迹。但——如果有万分之一的机会、百万分之一的机会，让我知道了有关这件事的消息，那么至少有两位科幻界的名人可以为我作证，证明我确实曾事先发现了它的异常。

我也可借此小小地夸一次口。

那时我绝对想不到，此后我会深度介入一个带有灵异色彩的案件。虽然我的记忆力糟糕透顶，但我毕竟曾在20分钟内仔细观察了两个老人，对他们的面容和身形有相当的印象。正因为这一点，两个月后我很不情愿地介入了这个案件，也很不情愿地做出了“出卖朋友”的举动。

三个月之后，这个案件基本上真相大白，我所邂逅的那两个人的身份都被确定。但对于当天两人见面时的细节，警方其实一直未能掌握。后来，我用想象把它填充了。其中当然少不了虚构，但我想应该与真相误差不大吧。

……瘦老人进来了，胖老人起身迎接，两人友好地拥抱，然后在沙发上坐定，平静地打量着初次见面的对方。他们向对方倾过身子，低声交谈。在这儿见面其实比在房间里安全，不会有秘密镜头和录音。

瘦老人说：“谢谢邝先生能亲自前来，我知道你一诺千金。”

胖老人平淡地说：“我答应过的事肯定会照办，何况是这